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九卷

○李先主傳 唐祚告絕，江南始有國。廣陵楊氏，當天祐戊寅間，江、淮無主，奄三十郡，自建正朔，制度草創。後授於李氏，方能漸舉唐室憲章，命尚書陳濬專修《吳史》，未成而濬沒。建隆、乾德間，史官高遠著《吳錄》二十卷，未參本朝之史。會遠卒史館之內。遠將病，其稿悉焚之，故江南始末，多或漏落，猶於餘書雜著間有載其事者。

先主昇，字正倫，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。其父志，去宗室懸遠，遂飄游他郡，為徐州判官。安貧謹厚，喜佛書，多游息佛寺，號為李道者。主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，會天下喪亂，因轉徙濠、梁。家貧，二姊為尼。吳武王楊行密克濠、梁，主為亂兵所掠，時尚幼，行密見而奇之，育為己子。長子楊渥驕狠恣橫，多或凌之。行密慮為渥所害，謂大將徐溫曰：「此兒異常，吾深愛之，慮失保佑，汝無子，可賜汝養之。」溫得主，致保母，命師傅，鞠育異之。及長，身長七尺，坦額隆準，神采鑿物。雖緩行，從者闊步追之不及，相者曰：「正所謂龍行虎步也。」瞻視明燦，其音如鍾。嘗泛舟渡淮，暴浪中起，舟人合噪，喧號無制，主舉聲指畫，響出數百夫外，兩岸皆聞。天祐中，童謠曰「東海鯉魚飛上天」，蓋謂主素育於徐氏，後竟復唐姓。一狂僧走金陵城中，猖狂荒急，每見人則尋「飛龍子」，凡十餘年。逮主來為升州刺史，狂僧見之，乃不復尋矣。

時江淮初定，守宰者皆武夫，率以兵戈為急務。主獨好文，招儒素，督廉吏，德望著立，物情歸美。徐知訓為淮南節度使，驕侈淫虐，為朱瑾所殺，一方甚擾。主亟往代之，悉反其治，謙寬敦裕。初，知訓已忌主之能，每欲加害。嘗開宴，主預坐，伏劍士於室，刁彥能行酒，以爪掏主。主佯吐茵而起，偶免之。後又飲於廣陵城東山光寺，會主適自京入覲，亦預焉。知訓狂醒，決欲害之。其弟知諫白於主，遂鞭馬急奔。知訓不逞，授劍與彥能，俾急追之。彥能及於中途，但舉劍揚袂遙示之，及河而止，以「奔騎難追」為白。迨知訓遇害也，其父溫方知其惡，將吏盡被黜責。

明年，建吳國，以主為左僕射，參大政，於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。時四境雖定，惟越人為梗，主不欲瀆武，專務安輯，遂許和好。戢兵薄賦，休養民力。山澤所產，公私同之。戢擾吏，罷橫斂，中外之情，翕然依附，雖剛鷲狠復者，率亦馴擾。所統僅三十餘州，為太平之世者二十年。置延賓亭，待四方豪傑，無貴賤之隔。非意相干者，亦雍容遣之。漂泛羈游輩，隨才而用之。縉紳之後，窮不能婚葬者，皆與畢之。義父溫雖鎮金陵，凡朝政但總大綱而已，台閣庶政，皆主決之。金陵司馬徐玠者，性詭險，深忌於主，屢諷溫曰：「輔政之權，不宜假也。請以嫡子知詢代之，以收其勢。」主知之，連上疏求罷政事。表將上，會溫卒，知詢果襲之，所為不法，不久亂萌已兆。主使諭之，亟令人朝，以道蕭牆之禍。朝廷以為左統軍，悉罷兵柄。主時始專大任，秉執益謹。一旦，臨鏡理白髭，喟然歎曰：「丈夫此物懸於額，壯圖已矣。時不待人，惜哉！」有周宗者，廣陵人，少孤貧，事主為左右給事，敏黠可喜。聞主之歎，請入廣陵，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。齊丘險刻，忌其謀非己出，手疏切諫，言：「天時人事未可之際，請斬宗為謝。」主怒其專，輒將斬之，徐玠力援，獲免。後數年，徐玠請禪之說行，宗方復職，後竟為樞密使。後五載，王辰歲，出鎮金陵，以長子璟為兵部尚書、參政事，如溫之制。甲午歲，進封齊王，加元帥，置左右丞相，以宋齊丘佐之。丁酉十月，受吳禪，奉吳主為讓皇，改年升元，追尊考溫武皇帝，子璟為吳王。以建康為西都，廣陵為東都，即金陵使府為宮，但加鷓尾欄楯而已，終不改作。接見親族，一用家人禮。昔所師友之尊長者，皆親拜之。

初，主將受禪也，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濠，久囚廢於歷陽。司馬徐玠素不悅於主，欲濠受禪，陰諷太尉、中書令西平王周本及趙王李德誠輩，倚以德爵勳舊之重，欲使推戴於濠，蓋玠之謀也。濠聞將受禪，殺監守者，與親信走騎投西平王周本。本已昏耄，不知時變，皆其子祚左右其事，故拒之，不令人報。濠懇祈再三，亦不許，閉中門外，執濠以殺之。本知之，怒曰：「我家郎君，何不使吾一見？」濠既被害，吳室遂移，本力疾扶老，隨眾至建康，但勸進而已。自是心頗內愧，數月而卒，實素無推翊之誠，而主寬裕，置而不辨，及其死也，厚葬之，優恤其孤。

遷讓皇於京口，以潤州廨舍為丹陽宮以處之。用親吏馬恩讓為丹陽宮使。讓皇以世子璉囑於主曰：「吾無一事，但為選師儒之有年德者，教育吾兒，令知人倫孝讓，他日不絕祀享，俾吾先血食泉下，吾志足矣。」主為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。璉，讓皇長子也。十歲封江都王，立為太子，性淳謹好學，骨清神淺，唇縮齒露，風鑿者所不許。主受禪，封璉中書令、池州刺史，將赴上，遇寒食飲冷失節，卒於池口舟中，年十九歲。

初，先主第四女，璉納之為妃，賢明溫淑，容范絕世。及禪代，封永興公主，聞人呼公主，則嗚咽流涕，辭不願稱，宮中為之慘戚。璉卒，永興終身縞素，斥去容飾，不茹葷血，惟誦佛書，但自稱「未亡人」，朝夕焚香，對佛自誓曰：「願兒生生世世，莫為有情之物！」居延和宮，年二十四，無疾坐亡。凡五夕，光如白練，長丈餘，自口而出，至斂，溫軟如生。主感悼悽痛，詔李建勛刻碑宮中，紀其異。

未幾，將復有唐之姓，尚懷徐氏之恩，未欲驟改，不忍即言；既而諸王露奏懇請，方下議有司，及百官中外惇情，不得已，方復姓李，立唐之宗廟，祀高祖及太宗而下。追尊考溫廟號義祖，封徐氏二子為王。用張居詠、李建勛平章事，張延翰為僕射。

十一月，讓皇殂於丹陽宮，主喪服三年。受禪之三載夏四月，始郊祀園丘。時當上旬，月沒頗早，逮升壇之際，皎潔如晝，非日非月，至柴燎甫畢，夜景復晦，一若常夕，人咸異之。群臣請上尊號，主曰：「尊稱者，率皆虛美爾，且非古制。」抑請不允，下詔曰：「宜寢來章，不得再上。」時全吳符瑞不輟，所奏皆抑而不納。以張宣為鄂州節度使。宣以邊功自恃，強橫不法。鄂市寒雪，有民鬥於炭肆者，捕而詰之，乃市炭一秤，權衡頗輕。使秤之，果然。宣斬鬻炭者，取其首與炭懸於市。主聞之，歎曰：「小人衡斛為欺，古今皆然。宣置刑太過。」盡奪官，以團副置於斬春，遣潤州節度使王興代之。時天下罹亂，刑獄無典，因是凡決死刑，方用三覆五奏之法。民始知有邦憲，物情歸之。果安州節度使李全金，感慕德誼，率眾來歸，封全金為宣威統軍。

是歲，趙王李德誠卒。德誠即建勛之父也，少時，人相曰：「泰山之高，可比君福。不用寸功，日享千鍾。」德誠少事吳主，獨無一能，寵遇特深，為馬步軍使，但豐白充美，服裘乘馬而已。從諸軍圍安仁義於潤州，諸軍見仁義皆慢罵詬辱；惟德誠執禮，未嘗以一語辱之。城陷，仁義執弓矢毅然坐於城上，無敢近者。久之，獨呼德誠使前，曰：「雀鼠小人皆罵辱吾，獨汝見我有禮，且有奇相，他日至貴。吾委命於爾，以為爾功。」乃擲弓矢於地，以愛妾美玩盡贈之。德誠扶掖下城。由是擢拜，日進中書令，封趙王。子四十餘人，至先主受禪，用其子建勛之謀，率諸侯勸進。以推戴之功，卒厚寵遇。楊武王諸將，惟德誠無寸功，止用謙善而已。卒年八十四。

梁王徐知誨卒，溫之少子也。該明經術，風度□□，善為詩屬文，好遊樂，善狎侮，□□遍購古書名畫。一日遊蒜山，除地為廣圃，編虎皮數百番為巨幄，植旗張纛，極於驕侈，自號「武帳」。會文武，大張樂飲酒以樂焉。方鼓吹振天，忽神物卷江波為大風雨，盡拔去其帳，亂飛如蝶，翳空而散。知誨單騎奔建康，感寒，遂病而卒。平日嘗謂所親曰：「諺謂『人生百歲，七十者希』。吾幼享富貴，而復恣肆，一日之費，敵世人一年之給，或幸卒於七十之半已足矣。」果卒於三十五。十子，皆郡縣公。

冬十月，主巡幸東都，邀故老宴於舊宅；親戚有亡者，弔撫慰勞；勳臣義士之墓，親設祭誄；披決囚繫，逾月而歸。時異條未備，士有仗策獻文、稍可採錄者，委平章事張延翰收試院，量材補用，皆得其職。主有異見，人之休戚死生，皆先見之。湯悅仕吳為秘校，主受禪，用為學士。一日，謂悅曰：「近覺卿神采明煥，精芒中發，得非有異遇乎？」悅不敢隱，曰：「臣數日前，夙興頽面，流星墜盆中，驚異之際，將掬之，星飛入口。餘無他遇。」主曰：「卿之貴異，他日無比者。」果事三朝，後歸朝為太子詹事，八十餘卒。

虔州節度使王安持節請覲，遂卒於朝，年七十二。安，廬江人，少事吳武王，觀戰，戰酣，武王坐於高阜，注目以望陣勢，安

捧匱器侍側。忽陣外一執槊勇士疾走而至，徑趨王座，止數十步，安始覺，左右盡凝立，瞪目前視，無一夫警者。安乃置所捧於地，取弓射之，一發而倒，徐納弓於彀中，復捧器而立，神色不少變。武王奇之，曰：「汝真有器度，當至極貴。」

冬十月，誅泰州刺史褚仁規，廣陵人，暴遷至廣陵鹽監使。凡為治屬於威刑，民吏戢懼。所部皆富於魚鹽竹葦之產，國家每有大役，常賦不能給者，仁規視民中所有，舉籍取之，以應國調，事訖償之，略無逋負，民亦無怨，主甚賞之。仁規晚年，掎克無度，率入私門，驅掠婦女，刑法橫濫。會陳覺與之有隙，密暴其狀，遣御史劾之，主盡釋不問。將東巡，召為靖江軍使，督舟師為從，及還，遂留之，以罷其郡使，再下書責其殘暴。仁規豪粗無術，乘恚上書，頗肆抵忤，幾無君臣之分。下其事，委陳覺就泰州按鞫。仁規聞使者往按，大懼，遂自首。收付大理，數日賜死。

秋七月，宋齊丘罷丞相，為洪州節度使。蓋齊丘屢諷主曰：「天下自廣明之後，崩離板蕩垂四十年，諸侯角立。今才名有望，主仍江、淮頻歲豐稔，兵食皆足，乃天意欲中興土運之際，宜恢復疆宇，為萬世之固。」主長歎，謂齊丘曰：「吾少長軍旅，睹干戈為民之害甚矣，不忍復言，苟彼安，吾亦安矣，何更求哉？先生之教，謹不敢守。」由是收權衡之柄，因黜之，以遠其惑。

是年，吳越災，宮室府庫，鎧甲庾廩，焚之殆盡。群臣復欲乘其弊而襲之，諸將自奮者甚眾。主固拒不許，曰：「人生何堪此酷也，土木當亦傷害。」乃遣使唁之，齎帑糧僅百餘艘，以贖其急。越人德之。

顯德中，周世宗即位，主遣韓熙載往朝。及歸，主因問新帝容表言動及朝廷體貌，熙載盛言：「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檢，即太祖也，龍角虎威，凜然有異。舉目顧視，電日隨轉，公卿滿廷為氣燄所射，盡奪其色。新帝雖富威武，其厚重之態負山河之固，但恐不及。」其後太祖即位，主方悟熙載之語。

主將近暮年，厄運所會，日漸衰謝，自世宗平淮甸，已抱唇亡之憂。無何，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，日習水戰。間者歸報，主誤猜疑，愈抱隱憂，實將平揚州也。小人因是觀釁者，紛紛奔叛，竟以平吳之策獻於朝。初，彭澤令薛良者，以賊貶池州文學，因不逞之臣杜著者，偽為吳商，絕建德渡，奔獻策，請決秦污陂，歲溉美田數千頃畝，江南深仰焉。使陰決之以枯，歲穀廩實無仰，可俯而拾。太祖怒曰：「天產五稼，以養生民。決陂殺谷，吾其肯乎？」立命斬良並著於蜀市，下詔撫慰。主方少安，而狂妄輩因遂戢。終以城闔隘蹙，欲遷豫章，尤不逮金陵之廣，上馳詔勸使仍舊，主遣熙載入朝聘謝。熙載歸語主曰：「五星連珠於奎，奎主文章，仍在魯分。今晉王鎮兗、海，料非久必為太平中國之主。願記臣語。」時乾德丁卯之歲也。

主自受代以來，台閣多俗吏，細大之務，主親決之。末年始用儒雅，雜用簡易之政，悉罷苛細，將修復典故，以為著令，因感疾，漸至殘廢，遂寢焉。晚為方士所誤，餌硫黃丹砂，吐納陰修之術，忽躁怒。居常最寬和，殆病，百司奏事，或厲聲呵詬，然無他害。群有司案牘，果事理明白者，則收斂顏色，慙懃謝而從之。既覺數屯，多佈德澤。文武官沒者，子孫隨收斂，不限資蔭；孤露者，營其婚葬；幼未堪任及無嗣者，出內帑以賑之；死王事者，下至卒伍，皆給二年之廩。士之貴賤長幼，卒無身後之患。

先是數載前，一漁者持蓑笠綸竿，擊短版，唱《漁家傲》，其舌為鳴榔之聲以參之，自號回同客。人後疑為呂洞賓。音清悲切煙波間，聽者無厭。唱曰：「二月江南山水路，李花零落春無主，一個魚兒無覓處。風兼雨，土龍生甲歸天去。」人或與錢，則擺首不接。唱於金陵凡半年，了無悟者，里巷村落皆歌焉。「土龍生甲」，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。「魚兒」，乃向所謂鯉魚也。歌中之語皆驗焉。遣鄉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，太祖廢視朝五日，特遣鞍轡庫使梁義弔祭，贈儀典隆厚。嗣君遣馮諡乞追尊帝號。許之，諡曰孝高皇帝。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之後，號當稱宗。韓熙載建議，以謂「古者帝王，已失之，已得之，謂之反正；非我失之，自我得之，謂之中興。今先主，中興之君也，宜當稱祖。」輿論是之。遂廟號烈祖，陵曰永陵。

先主幼歷喪亂，備諸險易，故持兼節，以固勤托孝，謙卑自牧。身為輔相，事義祖徐溫禮如庶人。稍有疾，則衣不解帶，藥必親嘗。溫嘗責諸兒曰：「汝輩能如二兄，則可以為天下范也。」

以長子璟嗣，皇后宋氏為元恭皇太后。子四人，西平王景遂、宣城王景達、保寧王景遇。